

中國在非洲的博彩業投資分析

李杭蔚

(中國農業大學,北京)

摘要:根據作者在非洲多國(如坦桑尼亞、贊比亞、安哥拉、肯尼亞等)的田野調查,以及對博彩業從業者及當地政府官員的訪談,對中國企業在非洲博彩行業——特別是線下賭場、網路博彩和彩票的投資和運作進行了分析,並對中國資本在非洲博彩業發展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非洲多國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進行了探討。研究發現,在非洲涉足博彩的中國資本,理論上受到非洲和中國國內的雙重監管,而相關的監管政策都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無形中對博彩運營商的適應能力(尤其是適應不斷變化的法律和監管政策)、運營能力、抗風險能力、專業化能力及企業社會責任都提出了較高的挑戰。

關鍵詞:博彩業;線下賭場;網絡博彩;彩票;監管政策;中國資本;非洲

中圖分類號: F590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Gambling Industry in Africa

Li Hangwei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work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in Africa (like Tanzania, Zambia, Angola, and Kenya) and interviews with such relevant stakeholders as Chinese investors, gambling industry managers and African government official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vestment and oper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African gambling industry, especially offline casinos, online gaming and lottery. It examines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capit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frican gambling industry, and the role played by African govern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This

作者簡介:李杭蔚,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政治學博士。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Chinese capital involved in the gambling industry is subject to dual regulations in both Africa and China, and the related regulatory policies are quite uncertain. All these inevitably pose more challenge to the adaptability (especially to the changing laws and regulatory policies), operational capacity, risk resistance, professional capabilit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gambling operators.

Key words: gambling industry; offline casinos; online gaming; lottery; regulatory policies; Chinese capital; Africa

引言

目前,有關非洲博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非洲青年的“問題賭博”(Ssewanyana & Bitanhirwe, 2018)、非洲青年對賭博的態度及看法(Aguocha, et al., 2019)、以及心理學和行為學期刊頗為關注的賭博與自殺之間的關聯問題(Dellis, et al., 2014; Sinclair, et al., 2014; Stein, et al., 2016)。相較而言,從外商直接投資角度(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進行探討的文章並不多見。過去十年,非洲的賭場行業和線上博彩業都得到了較為快速的發展,來自中國的投資者在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分析他們在非洲博彩領域的投資,對於瞭解全球賭場和博彩業的發展、掌握全球博彩趨勢都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關於中國在非洲博彩業投資的統計數據相對匱乏,無論是具體的投資額度,還是開設公司的數量,記錄都不夠全面。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麥肯錫公司發佈的 *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 報告,該報告對近年來的中非經濟合作做了相當全面的調研,走訪了 1,000 家非中資企業,並在此基礎上細緻闡述了其各個行業生態,卻唯獨遺落了博彩業(Sun, et al., 2017)。目前,學界亦未能對此投入足

夠的關注。本文對中國資本在非洲博彩業發展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非洲多國政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進行了一定的探討,部分地填補了中國對非博彩投資研究的空白。

需要指出的是,非洲並非鐵板一塊,而是一個由 54 個國家構成的集合體,一個不同習俗、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共同淬煉的熔爐。各國對於賭博行為態度不一,不存在統一的約束和規定。大多數穆斯林國家都有嚴格的反賭博法,因為賭博在《古蘭經》中被描述為“嚴重的罪惡”和“可憎之物”。如在 99% 以上人口都是穆斯林的索馬里,任何參與賭博的公民遭到逮捕後,都會被處以伊斯蘭教法的懲罰,如公開鞭打。同時,也有許多非洲國家對待賭博的態度大相徑庭,如肯尼亞和南非政府就希望通過合法賭博的利潤及稅收,創造就業和經濟賦權,以促進其經濟發展。在撒哈拉以南的許多非洲國家,博彩業已成為經濟增長最快的產業之一(Schmidt, 2019)。在那些態度包容的非洲國家中,賭博的種類都與英國賭博法(Gambling Act, 2005)的分類類似,即包含三種形式:遊戲類博彩(gaming)、打賭類博彩(betting)和彩票(lottery)。

1 研究方法

由於缺乏足夠的文獻資料的支撐,田野

調查和實地訪談便成為了獲取資訊的唯一可靠路徑。本文的研究,基於作者 2013 年、2014—2017 年、2019 年在加納、坦桑尼亞、贊比亞、安哥拉、肯尼亞等非洲多國所進行的實地調研及訪談完成。文中所有訪談皆採取“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的形式,以英語或普通話進行,持續時間為 30 ~ 90 分鐘不等。2022 年寫作本文期間,作者也追加了部分線上和電話採訪,對相關內容做出補充。採訪的對象包括博彩業從業者(如在非中國賭場的經營者、服務人員、博彩網站管理者)和非洲當地政府官員(特別是博彩行業監管機構的官員),共 43 名。應訪談對象的要求,本文對訪談對象的相關資訊均做了匿名化處理。

2 中國在非洲的博彩業投資

2.1 線下賭場

據不完全統計,在非洲的華人華僑總數已超過 100 萬人(Park, 2022),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以男性為主的青壯年勞工,這些中國男性客人通常是光顧賭場的主要人群。賭徒們在賭桌上揮金如土,將打拼多年積累的資金一夜輸光的事情屢見不鮮,每天都有華人華僑一夜破產的悲劇在非洲賭場上演。如常江和袁卿(2013)所述:“相比人口基數相當或更大的歐美人與印度人,中國人中的賭徒比例高得出奇。”但不成比例的是,關於中國人在非洲經營賭場或中國人賭博習慣的研究非常有限。在人類學家楊蓓蓓的研究中,許多贊比亞的中國移民,特別是受僱於中小型企業的員工都有到賭場消費的習慣,並樂於將賭博視為一種娛樂和放鬆

(Yang, 2016)。另一篇由歷史學家李安山撰寫的論文,則記載了名為“字花”的賭博形式的由來:據悉,“字花”由早期來到南非的老華僑開創,長期以來為華人壟斷,至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而早期的一些中華會館為了籌集辦學經費,偶爾會從這些華人賭場中收取利潤分成(李安山, 2017)。

不過,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絕大部分非洲賭場都是由來自歐洲(如英國、希臘、俄羅斯等)或南非的白人負責經營的。除了模里西斯和南非等國的少數華商較早地涉足了賭博業,中國資本以較大體量進軍非洲賭博行業,是在 2000 年之後。這與中國在世紀之交提出的“走出去”戰略,以及中非經濟自那以後日益緊密的聯繫有直接關聯。根據麥肯錫的報告(Sun, et al., 2017),在非洲的中國民營企業已經超過了 10,000 家,它們正在逐步成為中非經貿投資合作的主要力量。

近年來,導致中國人在非洲開設賭場數量激增的一個重要背景,是大陸地區全範圍開展的反腐敗運動和掃黑除惡。作為“黃賭毒”之一,博彩業通常是腐敗分子、黑惡勢力獲取巨額利潤的重要途徑,也是國家專項打擊的重點對象。一些在福建沿海地區從事博彩業的福建籍商人,都曾因為在掃黑除惡中遭到逮捕或罰款的懲治,而選擇移居到非洲尋找新的機會(Camba & Li, 2020)。而開設在非洲的華人賭場,往往具有兩方面的特點。一方面,它們提供的服務優質,甚至不遜於發達國家的賭場。為了吸引顧客,華人賭場大多提供包括中餐在內的免費餐飲服務,也會邀請演出團體到場助興。此外,部分賭場還會以在非華僑華人群體為目

標,制定多種行銷策略,如在華文報紙或較多華僑華人訂閱的微信公眾號上刊登廣告和發放優惠券,定期舉辦社交活動,提供免費接駁班車等。更有甚者,還會有來自中國的性工作者在這些賭場中流連徘徊(Yang, 2016;李杭蔚,2016)。另一方面,它們紮堆存在,呈現出一定的聚集性特點。在肯尼亞,至少7家華僑華人投資的賭場集中在首都內羅畢的赫靈漢姆區域;在安哥拉的首都羅安達,菲德爾·卡斯特羅大道兩旁最多時曾有超過5家華人投資的賭場;在黃金蘊藏量較高的加納,華僑華人投資的賭場也是集中在首都阿克拉及港口城市特碼和庫馬西,這些城市都有較多來自中國的淘金者。這種聚集性的特點,也使得各賭場之間存在較為激烈的競爭,當中不乏導致流血事件發生的惡性競爭。

中國在非洲的經濟脈動與投資起落,一定程度上也決定著博彩業在非洲的興衰。例如在加納的幾座華人較多的礦業城市,在2010年前後就曾出現過一系列形形色色、大小不一的“中國城”——中餐館、酒店、超市、KTV一應俱全,博彩業也順勢被帶動。在2013年之後,隨著加納政府對非法淘金打擊力度的加大,許多華人遭到遣返或無奈回國,多家曾經賓客如雲的賭場也隨之關門倒閉。在安哥拉,隨著國家內戰在2002年宣告結束,大批華僑華人和中國資本紛紛湧入。據其內政部資料表明,安哥拉的華僑華人數量在2012時達到了26萬的峰值數字(Club-K, 2012),伴隨而來的便是中國賭場的蜂擁而起。而在2015年前後,由於石油價格暴跌,安哥拉經濟經受重創,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華僑華人的數量及其投資體

量亦不可避免地相應減少,不少賭場因此陸續關停。根據筆者在這兩個國家,以及贊比亞、坦桑尼亞、肯尼亞的採訪和調研,部分在非華人對於他們所投資的賭場缺乏運營經驗,導致經營不善,內部股東的利益衝突頻頻發生。例如,安哥拉的一間中國賭場就因內部股東矛盾重重、相互舉報而招來了政府的調查,並在多部門聯合執法的要求下被迫關停。因此,在當地找到一家擁有良好口碑、豐富經驗、最好已獲得賭牌的博彩運營商合作(如設立合資公司或參股收購等),往往是較為理想的投資方式。此外,賭場花在安保方面的成本也非常高。在筆者的走訪過程中,加納、安哥拉、肯尼亞、贊比亞的中國賭場的運營者都曾表示,安全問題是顧客和賭場兩方共同關心的首要問題。袁丁(2017)在其研究中也指出,在他到達剛果金的第一周裏,金沙薩就發生了多起針對中國賭客的搶劫案,不免令人望而卻步。除了日常安保費用的開銷以外,中國賭場通常還需要與當地警局維持良好的關係,這一灰色區域也會耗費企業不少成本。

除了開設具有規模的線下賭場以外,中國製造的“老虎機”也在非洲許多國家隨處可見,甚至遠離城市的村落酒吧裏也經常能看到一兩臺。一些在非華人將老虎機出租給非洲小店的攤主,並與店主進行分成,構成了最簡單的博彩盈利模式。根據筆者2014年底在贊比亞利文斯頓村落的調研,老虎機的最低下注門檻只需要2克瓦查(約0.12美元),每天都會吸引大量青少年投入當中,利潤積少成多,也相當可觀。而針對老虎機吸引年輕人沉迷博彩的現象,當地民眾表達了相應的擔憂,也引發了一些非洲本

土與國際媒體的關注和批評 (Kaiman, 2017)。一些非洲國家政府也相應提高了監管與整治的力度。例如,2015年3月,贊比亞恩多拉市議會從涉嫌無照經營的5家中國企業沒收了123臺賭博機 (Kayombo, 2015)。2016年,贊比亞盧薩卡市政廳宣佈所有賭博機器只能在合法的賭場經營,否則地方當局將強制沒收這些機器 (Sakaimbo, 2016)。安哥拉官員在接受筆者採訪時也曾提到,許多產自中國的賭博遊戲設備在安哥拉非法經營並未在相關部門登記備案,安哥拉有關部門將加強監督和整治^①。

2.2 網路博彩

網路博彩近年來在非洲國家大受歡迎,並呈現穩步增長的趨勢。其原因大致可以歸為以下兩點:其一,新冠疫情的爆發和全球流行催化了線上博彩遊戲,在政府出於防控而對娛樂場所進行管制的同時,玩家逐步從線下轉移到了線上;其二,近年來非洲移動互聯網和數字金融服務的迅猛發展,移動貨幣支付功能因其便捷性在非洲國家陸續普及。截止2021年12月,非洲互聯網滲透率為43.1% (Faria, 2022)。另根據 Statista 的預測,非洲的互聯網用戶數量將會在2022年增加到5.65億,是2010年的6倍;到了2025年,這一數字可能會接近7億 (Faria, 2022)。

此外,近年來,由於內地政策收緊、人口紅利消退、流量向新興移動互聯網市場轉移等多重原因,中國互聯網公司及人員出海創業已經成了一種新常態。創業專案涉及數

字媒體、智能手機、電子商務、移動遊戲等多個領域,亦有人涉足網路博彩。出海產業研究機構志象網 (the Passage) 此前就在其報導中指出,在網路博彩被大陸嚴加管控的背景下,越來越多有中國資本背景的企業開始進軍非洲的博彩業,其中不乏上市公司,有的甚至能達到近千萬美元的月流水 (謝小丹, 2020)。例如,在國內以狼人殺遊戲出名的西安雲睿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西安雲睿) 就已在非洲涉足線上博彩,網易旗下的雷火科技有限公司則是西安雲睿最大的股東。根據志象網的報導,該公司在非洲推出了博彩產品 Bangbet, 主要面向肯尼亞、尼日利亞和烏幹達市場。在肯尼亞,只需通過當地手機號碼註冊帳號,即可參與博彩遊戲和體彩押注,最少僅需要20肯尼亞先令 (約0.18美元) 就可以進行一次投注 (謝小丹, 2020)。

此外,根據公開消息,被中國企業昆侖萬維控股的公司 Opera 流覽器,也在非洲通過聯營及合資公司開展了涵蓋移動支付、音樂、博彩在內的多維佈局。Opera 擁有非洲最大的博彩公司之一 Powerbets 公司 50.1% 的股份,而 Powerbets 作為一家合資企業,目前在9個非洲市場獲得許可,在7個市場進行運營,為非洲各地的體育博彩、虛擬體育博彩等服務提供平臺 (中國新聞網, 2019)。

對於在非洲經營網路博彩的中國企業來說,宣傳成本和牌照是較大的支出,其中宣傳成本則是日常的最大開銷。為吸引非洲本地客戶,中國企業通常需要在宣傳和廣告費上進行較大投入,如在 Google、Face-

^① 採訪,安哥拉盧安達,2019年5月。

book 上進行廣告投放,平均每個月的花費在 10 ~ 20 萬美元之間。而根據筆者的採訪,牌照的價格儘管看似明碼標價,但通常辦下來要花費標價的 10 倍甚至 20 倍,這與非洲國家的高腐敗率密切相關^②。因而,除直接申請牌照外,中方資本既能回避“冤枉錢”、又能進駐非洲網路博彩業的另一種通行做法,是在當地尋找合作夥伴合資,由本地公司來解決註冊、牌照申請等問題,或與持有牌照的當地公司合作,租用其牌照。

對於非洲政府來說,施行網路博彩監管面臨著來自技術方面的挑戰。贊比亞發展署(Zambia Development Agency)一名負責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員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對於在贊比亞經營網路博彩的公司,贊比亞政府缺乏相應的手段和技術進行監管。我們的官員和政府機構對網路博彩業務並不熟悉,相關的法律和規定也不健全。我們的一些合作夥伴曾經反映說,有些在贊比亞運營的網路博彩公司並未在贊註冊,也沒有依法納稅,這些企業很可能將其部分收入用於洗錢。但我們目前對於博彩行業的監管,更多是規範線下賭場和賭博機器的擺放,尚未能制定出相應的制度,亦未能安排具備相應技術的人員來負責監管。”^③

2.3 彩票業務

除了線下賭場和網路博彩兩大板塊之外,中國資本在非洲也涉足彩票業務。於香

港聯交所主機板上市的華彩控股集團(中國最大的互聯網綜合服務提供商騰訊於 2014 年成為華彩集團第二大股東),就與加納、塞拉里昂、肯尼亞等國家彩票互相聯手,開展了廣泛的業務合作,涉及包括電腦票、競猜型彩票、視頻彩票和即開型彩票在內的多項業務領域,為對方提供彩票技術、遊戲與營運等全方位服務。此外,一些體量較小的、來自大陸的民營資本,也在非洲其他國家參與類似業務。

如何規範化、專業化地管理彩票市場,一定程度上與非洲國家的行政能力、當地官員的業務水準有關。根據筆者對在肯尼亞經營彩票業務的有關人士的採訪,肯尼亞博彩委員會具有較高的專業水準,會對博彩企業進行較長時間的背景調查,除要求其股東具有專業領域的從業經驗外,還要求其提供的彩票和服務要達到國際標準,甚至不惜為此開展跨國調研^④。一些非洲國家官員也會主動要求到海外(如中國澳門)進行博彩業的培訓。例如,安哥拉財政部就曾向中國駐安哥拉經濟參贊商務處提出到澳門學習博彩業管理經驗,希望通過培訓將安哥拉博彩業引入正軌^⑤。

而在一些綜合國力相對較弱的非洲國家,政府由於缺乏相應的經驗,無力對彩票行業做出有效監管,致使彩票在印製、發行等層面出現不能達標的情況。例如,馬達加

^② 採訪,肯尼亞內羅畢、贊比亞盧薩卡、安哥拉盧安達,2019 年 4 月至 7 月。

^③ 採訪,贊比亞盧薩卡,2019 年 4 月。

^④ 採訪,電話,2022 年 7 月。

^⑤ 採訪,安哥拉盧安達,2019 年 5 月。安哥拉官員建議的培訓內容包括:澳門特區博彩經營法律架構、博彩檢察協調局職責、博彩收入計算、博彩公司賬目審核等。

斯加的彩票管理就非常混亂，進入市場的彩票運營商的品質參差不齊，中國彩票商曾因無法有效核實中獎彩票的真偽，與一名馬達加斯加顧客發生糾紛，進而引發衝突，導致當地居民聚集，最終升級成為一場騷亂（All Africa, 2022）。

2.4 監管情況

在非洲涉足博彩的中國資本，理論上受到非洲和中國大陸的雙重監管。在博彩業合法的非洲國家，政府對博彩行監管的需求也在增加，由此帶來的變化往往具有較高的突發性和不確定性。例如，烏幹達自 2011 年至 2018 年依靠博彩業實現了稅收的急速增長，外國資本對其市場整體看好；而到了 2019 年初，烏幹達總統約韋裏·穆塞韋尼突然下令，宣佈烏幹達不再為已成立的體育博彩、遊戲和賭博公司發放新的許可證，發給現有公司的許可證在到期後也將不再續期（Owuor, 2019），致使當地博彩業一夜之間遭遇滑鐵盧。而在肯尼亞，儘管包括網路賭博在內的各類博彩均是合法的，但政府在“保持高稅收”還是“採取低稅收”的問題上的舉棋不定，令博彩業投資者長期處於不確定的焦慮狀態。肯尼亞政府曾對博彩行業的收入徵收 35% 的高額稅款，此外還加收 30% 的公司稅，並要求其將 25% 的投注額用於社會公益事業。一些包括中國公司在內的博彩公司因承擔不了如此高額的稅收，紛紛退出了肯尼亞市場。之後，肯尼亞政府將博彩稅降低到 15%，但又很快地再次提高到 20%。肯尼亞政府在稅收上的反復無

常，對包括中國公司在內的博彩業公司的抗風險能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據筆者的採訪對象透露，肯尼亞博彩行業協會的代表不斷在與肯尼亞稅務局接洽，並將期望降低稅率的需求遞交到了肯尼亞國會，希望政府重新制定規範，以更合理的手段進行行業約束，最終回到一個平衡的狀態。但結果總是懸而未決，遲遲得不到準確的答復。筆者採訪的一位肯尼亞中資背景的線上博彩企業高管表示：“在充滿不確定的情況下，我們能做的是把市場佔住，建立好品牌。”^⑥

在非洲從事博彩業的多是民營企業，他們的經營儘管在中國政府的管控之外，但他們理論上也受中國法律的監督。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發改委”）、商務部、國家外匯管理局等七部委印發的《境外投資產業指導政策》（發改外資【2006】1312 號）及其附件《境外產業投資目錄》的規定：“博彩業（含賭博類跑馬場）為禁止對外投資產業”。對涉及賭博的海外資產並購，發改委和商務部明確表明不予批准備案。2017 年，由發改委、商務部、人民銀行和外交部四部委聯合制定的《關於進一步引導和規範境外投資方向的指導意見》中，再次明確禁止境內企業參與危害或可能危害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的境外投資，包括賭博業在內（國務院辦公廳，2017）。然而從實踐層面來說，大陸企業在海外無論是經營線下賭場還是開展網路博彩，都存在較難監管的現象。此外，在博彩業合法的國家及地區，究竟應該遵守何地之法律，也始終莫衷一是。在非涉足博彩的中國商人一

^⑥ 採訪，電話，2022 年 6 月。

般認為，儘管受到雙重監管，但只要低調經營，不涉及中國政府的“紅線”就沒問題。例如，一名在贊比亞做網路博彩的商人告訴筆者：“只要你的博彩產品不面對國內市場，不讓國內用戶參與，就可以。”^⑦

不過，對於一些在國內較有影響力的企業，如果其資本在海外涉足博彩行業，也會受到相關部門的監管。例如昆侖萬維的董事長周亞輝在此前回答記者提問時就指出：“因為你要符合國內監管要求的話，博彩業務和小貸業務都必須要剝離”（胡劍龍，2021）。

3 結 論

Ivan Franceschini 和 Nicholas Loubere (2021) 在其專著中提出“Global China as method”，即“以全球中國為方法”；Lee 也提到，在“全球中國”的進程中，獲得中國政府支持的國有企業只是“全球中國”的冰山一角（Lee, 2022）。中國對非博彩行業的投資，就是中國民營資本、中國企業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投資的典型案列。本文對中國企業在非洲博彩行業特別是線下賭場、網路博彩和彩票的投資佈局與發展脈絡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描述與分析，指出了非洲政府以及相關部門在非洲博彩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目前，非洲仍是世界上最為貧困的大陸。進入非洲市場的中國博彩資本，在面臨一定的社會矛盾和風險的同時，也兼具帶動相應產業、促進經濟發展的潛力。而對非洲國家而言，不斷湧入的外商直接投資對其博

彩行業的相關法律、政策、體製框架的建立健全都提出了挑戰。那些長期陷於經濟困頓和治理難題的政府，需要用超越短期和局部利益的視角來監管日趨複雜的博彩行業，這要求它們不僅具有能動性（Agency），也敦促它們儘快完善人才和技術儲備。

筆者認為，中國的博彩資本在非洲是否能夠成為“耐心資本”（patient capital）尚有待觀察。目前看來，無論是線下賭場還是線上博彩產品，都必須具備較高的管理水準，才能夠妥善經營並形成一定的風險承受能力；反之，缺乏專業化能力和合理風險分析的投資往往會招致市場的衝擊。筆者在田野調研的過程中瞭解到，一些賭場經營者自身沉迷賭博，導致經營不善，在非洲多年的努力付之東流；另一些賭場經營者的“江湖氣息”濃重，如何專業化地協調各個股東的利益——包括中國股東之間的利益、以及中國股東與當地股東的利益——對他們來說仍然是一項挑戰。此外，由於非洲是全球最貧困的大陸，在當地進行博彩經營的企業需格外注意自身所肩負的社會責任。特別是當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在許多非洲國家形成氣候的背景之下，運營者需在日常經營中重視“負責任博彩”，通過定期開展相應的社會活動減少負面影響，促進非洲博彩業的可持續發展。

參 考 文 獻

- [1] Aguocha, C. M., & George, S. (2021). An overview of gambling in Nigeria. *BJPsych*

^⑦ 採訪，贊比亞盧薩卡，2019年4月。

- international, 18(2), 30-32.
- [2] Aguocha, C. M., Duru, C. B., & Nwefoh E. C., et al. (2019). Attitudes towards and perception of gambling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International Gambling Studies*, 19(3), 532-544.
- [3] All Africa. (2022, May 16). Madagascar: Emutea Manakara - Une foule en furies' attaque un chinois. [2022-07-10]. <https://fr.allafrica.com/stories/202205160552.html>.
- [4] Camba, A., & Li, H. (2020). Chinese workers and their "Linguistic Labour": Philippine online gambling and zambian onsite casinos. *China Perspectives*, 4, 39-47.
- [5] Club- K. (2012, August 25). Angola: Repatriado 37 Chineses por crimes violentos. [2022-07-10]. https://www.club-k.ne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2590:angolarepatriado-37-chineses-por-crimes-violentos&catid=41026:nacional&Itemid=%20150%E2%8C%A9=pt&lang=pt.
- [6] Dellis, A., Sharp, C., & Hofmeyr, A., et al. (2014). Criterion-related and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problem gambling severity index in a sample of South African gambler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4(2), 243-257.
- [7] Kamer, Lars. (2022, August 1). Internet penetration rate Africa 2021, compared to the global rate. Statista. [2022-08-10].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176654/internet-penetration-rate-africa-compared-to-global-average>.
- [8] Kayombo, M. (2015, March 5). Ndola council confiscates 123 lottery, gaming machines. Daily Mail. [2022-07-21]. [http://www.dailymail.co.zm/ndola-council-confiscates-123-lottery-gaming-machines/#:~:text=NDOLA%20City%20Council%20\(NCC\)%20has,for%20operating%20without%20casino%20licences](http://www.dailymail.co.zm/ndola-council-confiscates-123-lottery-gaming-machines/#:~:text=NDOLA%20City%20Council%20(NCC)%20has,for%20operating%20without%20casino%20licences).
- [9] Kaiman, J. (2017, August 8). One-armed bandits hit the savanna: Inside the Chinese-led gambling epidemic in rural Ghana. *Los Angeles Times*. [2022-06-10]. <https://www.latimes.com/world/asia/la-fg-china-africa-ghana-20170808-htmstory.html>.
- [10] Lee, C. K. (2022). Global China at 20: Why, how and so what? *The China Quarterly*, 250, 313-331.
- [11] Owuor, V. O. (2019, January 31). Uganda's ban on sports betting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The Conversation*. [2022-06-10]. <https://theconversation.com/ugandas-ban-on-sports-betting-was-the-right-thing-to-do-110728>.
- [12] Park, Y. J. (2022). Forever foreign? Is there a future for Chinese people in Africa?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8(4), 894-912.
- [13] Sun, I., Jayaram, K., & Kassiri, O. (2017). *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 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 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 Beijing: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 [14] Schmidt, M. (2019). "Almost everybody does it..." gambling as future-making in Western Kenya. *Journal of Eastern African Studies*, 13(4), 739-757.
- [15] Sinclair, H., Pretorius, A., & Stein, D. J. (2014). A counselling line for problem and pathological gambling in South Africa: Preliminary data analysis. *Journal of Behavioral Addictions*, 3(3), 199-202.
- [16] Ssewanyana, D., & Bitanirwe, B. (2018). Problem gambling among young people in sub-Saharan Africa. *Frontiers Public Health*, 6, 23. <https://doi.org/10.3389/fpubh.2018.00023>.
- [17] Stein, G. N., Pretorius, A., & Stein, D. J., et al. (2016).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thological gambling and suicidality in treatment-seeking pathological gamblers in South Africa. *Ann Clin Psychiatry*, 28(1), 43-50.
- [18] Sakaimbo, C. (2017, June 25). LCC to clamp down on bonanza machines. *Times of Zambia*. [2022-07-21]. <https://www.times.co.zm/?p=86707>.
- [19] Yang, B. (2016). From China to Zambia: The

-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Africa under global capitalism. Doctoral Dissertation,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 [20] 常江,袁卿.再見巴別塔:當中國遇上非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 [21] 李安山.二戰後非洲華人社會生活的嬗變.西亞非洲, 2017 (5):111-133.
- [22] 李杭蔚.流連非洲賭場的性工作者.端傳媒, [2022-06-17].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1227-international-African-Chinese-sexworker>.
- [23] 胡劍龍.對話昆侖萬維創始人周亞輝:我不是大佬,我還是個創業者.志象網.[2022-05-24].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5548553.html>.
- [24] 謝小丹.去非洲“合法”做博彩,網易浮出水面.志象網. [2022-05-05]. <https://www.jinglingshuju.com/article/49861926574>.
- [25] 袁丁.非洲的“過客”:對剛果(金)中國短期移民群體的研究.博士論文.雲南大學, 2015.
- [26]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外交部等關於《境外投資產業指導政策》的通知. [2022-06-06]. <https://wenku.baidu.com/view/f5dac5c00a75f46527d3240c844769eac009a32d.html>.
- [27]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人民銀行外交部關於進一步引導和規範境外投資方向指導意見的通知. [2022-06-24].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8/18/content_5218665.htm.
- [28] 中國新聞網.昆侖萬維旗下 Opera 2018 年淨利 4610 萬美元, 同比增 159%. [2022-06-24]. <https://www.chinanews.com.cn/m/it/2019/02-22/8761788.shtml>.